

四書古人典林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九

新安江 永慎修新編

大夫部上

臧文仲

言宋興

左莊十一采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塗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

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御說宋襄公告糴于齊春秋莊二十八大無麥禾臧孫長告糴于齊魯語魯饑臧文仲言于公曰

臧文仲

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珍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幣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灾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驥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寶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論宋予之糴讓夷謂讓於平時幣圭裸幣之圭

論宋

襄公

左傳二十宋襄公欲合諸侯滅文仲聞

論焚巫

尅音注又僖二十一夏大旱公欲焚巫尅臧文仲曰

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

巫尅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諫不設備又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

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

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邾有莠而况國乎

弗聽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胃縣

諸魚對王告難又僖二十四王出適鄭處於汜王使

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問良禽犒師

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魯語齊孝公來伐臧文仲欲以辭

告病焉問於展禽詳柳下惠如楚乞師左僖二

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請求晉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罪以不臣事周室

釋衛侯

魯語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

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行玉二十穀乃免衛侯自是晉聘于魯加於諸侯一等衛侯聞臧文仲之爲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左傳三十一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其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魯語臧文仲曰獲地勸朝齊

左傳

三十三齊國莊子來聘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

有禮社稷之衛

祀爰居

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

也公如齊朝

之外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

文仲問之曰

三不仁三

信吾過也使書以爲三箴

詳柳下惠

三不仁三

不知

左文二大事于犬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文

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

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僖是

閔兄嘗爲臣位應在下今在閔上爲逆祀下展禽不

用柳下惠塞關陽關之屬凡六所以祭絕末逆而廢

之織蒲家人販席與民爭利作虛器謂居祭不知禮

縱逆祀聽弗忌躋僖公家語作置六關不知禮

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

也婦柴于奧夫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臧文仲

奠讀爲樂家語作竈祭饗老  
婦主祭今以爲火神而燔柴  
哀不祀詳臯陶求好於

陳左文六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  
言事君之禮又文十八

季文子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有

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

君者誅之如鷹又襄二十四穆叔如晉范

鴈之逐鳥雀也既沒言立宣子問焉曰古人有言死

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

其言立其是之謂乎犬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

有立言雖久不

廢此之謂不朽

### 臧武仲

對師數左成十八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  
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

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知陳必亡又襄

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成公卒楚人將伐陳問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

問之曰陳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

况小乎後敗于狐貍又邾人莒人伐郟臧紇救郟

楚屢伐陳敗于狐貍又邾人莒人伐郟臧紇救郟

臧之狐裘敗我于狐貍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

儒使我敗于邾臧紇時城狐裘襄公幼弱故曰小

子紇短小城防又襄十三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

故曰朱儒城防早城臧武仲請侯畢農事禮也防

武仲知衛君必入又襄十四衛獻公出奔齊臧紇如

邑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

以復國子展于鮮問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諫謂

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齊

入得手子展子鮮衛侯弟二十六年衛侯歸

齊

臧武仲

臧武仲

圍防

又襄十六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鄆叔紇臧疇臧

賈師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旅松故近防地三子夜送臧紇于旅松而復守防齊失紇故

去論作林鍾

又襄十九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

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且夫

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

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

論詰盜

又襄二十一邾庶其以漆闔邾來奔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李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

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

同是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

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  
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  
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  
其大邑其次阜隸與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  
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酒濯其心  
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  
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  
罰焉而莫效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  
也又可稱聖人又襄二十二藏武仲如晉雨過御叔  
禁乎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  
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  
而敖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御叔魯御邑大夫  
武仲多智時人謂爲季氏立悼子又襄二十三季武  
之聖穆叔叔孫豹爲季氏立悼子子無適子公彌長  
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曰彌與訖吾皆愛之欲  
擇才焉而立之中豐趨還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

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任悼子降逾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其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公彌公鉏悼子紇也獻酬禮畢而通行爲旅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失色恐公鉏不從也

奔邾如防請後

又孟孫

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孟孫卒公鉏奉羯立

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秋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秋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共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后也美疾不如惡后夫后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隄臧氏謂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有力於臧氏謂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戒爲戒備也辟穿臧藉除借人除葬道臧孫畏孟氏故以甲士從已視作者又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宣以其姪穆姜之嬖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夢

之故立之賊賈賊爲出在鑄賊武仲自都使告賊賈  
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  
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  
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  
也賊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  
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賊爲賊紇  
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賊孫曰無辭將盟賊  
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  
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逾立庶盟叔孫氏  
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  
賊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  
川之乃盟賊氏曰無或如賊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  
關賊孫問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宣叔賊  
孫許大蔡大龜自爲賊爲自爲請知不足言使甲從  
已但慮事淺耳二勳交仲宜叔盟謂陳其罪惡作不  
盟諸大夫以爲戒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作不

順施不怒

又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

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怒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武仲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為季氏廢長立少是作事不順施事不怒論用

人于毫

詳季平子

### 季文子

如陳脩好

左文六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使晉求

遭喪之禮

又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

四書章句典林 卷九 木末部上

七

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晉襄公卒。注：文子聞晉侯疾，故所謂三思。城諸鄆。春秋

文十二。冬十有二月，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左：書時也。賦采薇。左：文十三。公如

侯會公于杏，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

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棗，子家賦鴻鴈，季文

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

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荅拜。四月，義取

行役踰時，不欲為還。晉采薇如晉。又：文十五。齊人侵

四章，取不敗。定居，詳為鄭還。如晉。我西鄙，故季文子

告于知齊侯，不免。又：齊侯伐曹，討其來朝也。季文子

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

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十八年，齊弑商人

會齊侯。又：文十六。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

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

春秋文十八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

齊

行父如齊

公子遂殺惡立宣公出姜大歸惡爲

出莒僕

左文十八莒大

而來討於是議納賂而平焉

子僕弒紀公以

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

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

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

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

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

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

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

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

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

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

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不度於善而皆

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不度於善而皆

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不度於善而皆

在於凶德是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二十今行交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

十之一也庶納賂請會又宣元季文子如齊納賂以

幾免於莸乎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篡立者諸侯既與

之會則不得復討故公與齊會賂齊以濟西之田而

位逐門東氏又宣十八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

定逐門東氏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

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  
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  
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  
門氏子家還自晉既復命遂奔齊襄仲遂居東門  
為東門氏歸父字子家襄仲子時三桓強公室弱故  
欲去之以張大公室適謂子惡襄仲殺之而立宣公  
南通于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  
晉故云失大援臧宣叔許文仲子  
四卿竝帥按成  
二年

經書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  
晉卻克等及齊侯戰于鞏先儒謂四卿並帥見羣不  
知有季孫不知有公室三知晉侯不免左成四公如  
家自是愈專而公室微矣知晉侯不免晉晉侯見公  
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  
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十  
年晉景公言晉不可叛又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  
陷廂而卒言晉不可叛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  
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  
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  
吾族也其肯字立武宮又成六季文子以鞏之功立  
我乎公乃止立武宮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  
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魯懼吳伐郟  
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故立先君武公宮懼吳伐郟  
又成七吳伐郟郟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  
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吾亾無日矣君子曰知

懼如是斯不亾矣私言韓穿又成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

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詩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

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

體解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

耦而況霸主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

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會伐郟又晉士燮來聘言伐郟也以

子曰不可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言尋盟何

爲又成九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

說詩盟

晉執莒邴

又成十六公會諸侯伐鄭宣伯使

向爲

莒邴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

欒范也故合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

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

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晉八執

季文子於莒邴公還待于邴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

晉卻驪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

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問之矣若去蔑與行父

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

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

若朝亾之魯必夕亾以魯國之密邇仇讎亾而爲讎

治之何及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

若諸侯何乃許魯平淑季孫僑如奔齊宣伯叔孫

僑如也僑如通成公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德爲國萃

取其室故讒於晉子叔聲伯公孫嬰齊也

德爲國萃

魯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  
 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  
 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  
 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  
 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  
 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  
 升之布馬餼不過根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  
 之上也使為上大虧姑成婦在襄二齊姜薨初穆姜  
 夫它獻子之子虧姑成婦擇美慣以自為櫬與頌  
 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  
 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季孫於是為不哲矣  
 齊姜襄公嫡母穆姜多行無禮又襄四定姒薨不殯  
 襄公祖母櫬親身棺丁廟無櫬不虞匠慶  
 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  
 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已樹六櫬于蒲圃東門之

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櫃季孫不測  
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定嬖成公妾襄公母季孫以定嬖本賤議欲滅其喪  
制匠慶魯大匠慢君母是不終事君之道請木爲定  
嬖作櫬不以道取爲略御止忠於公室又襄五季文  
也文子既許略取故不能止子卒宰庀家  
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  
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  
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行父以文六年見經宣之  
初仲遂執政宣八年遂卒始得政故至今爲相三君  
按魯專政自文子始辨見季武子

### 季武子

出註

如晉

春秋襄五季孫宿如晉左吾人滅節晉人以節  
故來討曰何故公節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季文子

季武子

始代父文城費春秋襄七城費左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嬖于南

子爲卿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賦詩左

隧止主役徒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遂強賦詩襄

八管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

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

臭味也散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

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衛

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

也敢不承命賦標有梅欲魯及時共討鄭角弓取

兄弟無相遠彤弓欲作三軍又襄十一季武子將作

使晉復受彤弓于王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

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于子必不能武子

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

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

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

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干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  
不舎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  
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  
改作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爲大  
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穆子知季氏將復變  
易故盟之毀其乘者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  
設利病驅民入己民避倍征故盡屬季氏孟氏取其  
子弟之半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  
氏盡取子弟以拜黍苗又襄十九季武子如晉拜師  
其父兄歸公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  
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  
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獻六  
月作林鐘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  
師與齊戰而聘宋又襄二十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  
勝詳臧武仲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棟

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南山

有臺取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爲國光輝去所避席也妻邾庶其襄

二十一邾庶其以濛閭邾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立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詳臧武仲

悼子詳臧取下又襄二十九葬楚康王公送葬遲及武仲取卞使公治問璽書追

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旣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

言叛祇見疏也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

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

知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武子取

下邑以自益公言季氏欲立昭公

詳昭公

伐莒取鄆

又

得下而欺我言叛益疏我

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于號季武子伐莒取

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泯而魯伐莒瀆

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

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

貨免魯必受師趙孟聞之同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

叔孫叔孫歸會天御季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會

天謂會阜日且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

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

庸何傷質而欲羸而惡躡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

叔孫指檻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如商賈

求贏利者不得惡詭器

字宣子賦詩

又昭二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

之聲楹榭也喻季孫

享之季武子賦絛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

敢拜子之彌縫敝也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

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

以殖此樹以無忘角以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

無以及葬叔孫使舍路又昭四叔孫豹卒公使杜洩

召公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家卿無路介卿

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

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

之若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

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

書勲今死而弗以是乘若也昔在公府而弗以是廢

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舍

使以葬襄二十四年叔孫聘周王賜之路車

中軍又季孫謀去中軍賢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叔孫以媼季孫又昭五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

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

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

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  
使杜洩告于殯。曰：「了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  
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偃闔。詛諸五父之衢。  
受其書而撥之。帥士而哭之。』」罷中軍。季孫稱左師。  
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初作三軍。  
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公室已卑。今舍中  
軍。四分公室。國人盡屬三家。三不立仲壬。齊季孫欲  
家隨時獻公而已。公室益卑。齊季孫欲  
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  
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攻之死。叔孫  
約以成與晉。又昭七年公如楚。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  
子以成與晉。以成與之。謂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  
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若而守。  
臣喪也。雖吾子亦有病焉。』季孫曰：『若之在楚。於晉罪  
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  
與之。』開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

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也。子何病焉。辭以武子卒。

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

又武子卒，檀弓：季武子寢疾，螭固不說齊衰，而入見。

曰：斯道也，將亡矣。上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

乎？君子表微。按昭十二年孔疏云：悼子之卒，不書。

于經，則是未爲卿也。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

繼祖，武子卒後，卽平子立也。按此則論語政逮於大。

夫四世，當以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爲四世，不數悼子。

又昭二十五年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杜註云：文。

子武子平子，又昭三十二年史墨曰：季友受費以爲。

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

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

此君也。四公矣。觀此則魯君失政始宣公而季氏惠。

政實始文子。論語古註：孔安國亦謂文子初得政而。

以文子武子悼子平子爲四世。此未考悼子未嘗爲。

卿，而夫子之言發於桓子時，不當遺桓子也。集註謂。

武子始專政歷悼平桓子爲四世似考之未詳今悼子但附見於臧武仲而不特出

### 季平子

出註

築鹿圃

昭九年冬築鹿圃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爲用速成

其以勸民也無圃猶可無民其伐莒取邾又昭十季

可乎平子意如悼子紇之子伐莒取邾平子伐莒取邾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南蒯叛

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又昭十二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

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

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

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道立庶

故媿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弼而命吏曰：媿將與季氏訟，書辭無煩。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懋謀季氏，懋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蒙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鬪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南，聞之下，敢朝昭子。命史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圃

### 平邱會執

季孫

又昭十三爲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遂合諸侯于平邱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歸子服

湫歸季孫

又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若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

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何廖於  
晉穆子告荀宣子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  
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  
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  
會宣子患之則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歸  
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若  
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國于晉  
猶子則函之救不盡請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  
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南蒯奔克敗焉平子怒  
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南蒯奔克敗焉平子怒  
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治師夫曰非也若見費人  
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謀其乏困費來如  
歸南氏凶矣民將叛之難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  
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  
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又昭十四  
司徒老祁慮癸囚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

薊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謂送子，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和慮癸來歸費，不若君。又昭十七夏六月甲戌，齊侯使鮑文子致之。用幣平子禦之，曰：「正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犬史曰：「在此月也。平子弗從。」昭子曰：「夫子將有異志，不若君。」怨平子矣。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於周爲六月。又昭二十五，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姬與饗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遯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于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使拘展于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將爲之請，平子使

豎勿內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鬪  
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  
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  
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滯  
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  
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介爲雞著甲萬舞  
也庸用也謂昭公伐季氏孫齊詳昭公自此至三十  
不能禮昭公伐季氏孫齊二年季氏事竝詳昭  
公當於葬昭公左定元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  
彼通考葬昭公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  
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  
曰吾欲爲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  
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  
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闕魯鞏公墓所在季孫  
惡昭公欲溝絕其兆立煬宮又昭公出故季平子禱  
域不使與先君同于煬宮九月立煬宮

四書古義卷九大夫部上季平子

煬公伯禽子昭公死於外  
平子以爲獲福故立其廟

平子卒

又定五平子行  
東野卒于房

### 季桓子

陽虎囚桓子

左定五季平子卒既葬桓子行東野及  
費子洩爲費宰逆勞于郊桓子傲之勞

仲梁懷仲梁懷弗傲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陽虎

囚季桓子及公文交伯而逐仲梁懷盟桓子于稷門

之內詳陽貨圍郕春秋定六季孫斯仲孫忌帥蒲圃之難

左定八陽虎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陽虎前驅林

楚御桓子桓子曰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懼不免

主桓子曰往也陽虎伐孟氏陽氏敗公斂陽欲殺三

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公欲陽孟氏臣詳陽貨

三

月不違

公羊定十齊人曷爲來歸郕誰龜陰田孔受  
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

女樂

史記齊人選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

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可

三將受乃詔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郊

又不致膳矧孔子遂行師已送之孔子歌曰彼婦之

口可以出禿翁已反以告桓子嘆曰命藏象魏

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詳孔子

倍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

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

不可亡也象魏門闕周禮正月縣教令之遺言召

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象魏

孔子

史記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

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康子

### 季康子

仲尼公之魚曰必召冉求詳孔子

曰我死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欲召

奪嫡

左哀三季孫有疾命正當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

子曰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

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圍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

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邊

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

反辭吳召

又哀七公會吳于郕犬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詳子貢

伐邾

反季

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

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

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

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

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

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

之可乎不樂而出秋脩守備

及哀十一公會吳會齊戰于艾陵獲齊國書季

伐邾以邾子益來

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召孔子更記再有爲季氏將師

大禍也齊至無日矣與齊戰克之季康子曰

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子曰學之於孔子康

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

康子遂公季公宿林以用田賦魯語季康子欲以田

幣迎孔子孔子歸魯賦使冉有訪諸仲尼

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賦其

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

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

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

尼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藉矣若欲犯法

則苟而賦又何訪焉託以軍用加歛於田計田而

出貨財大約稅畝多乎什一田賦又朝服以縞至藻

多乎稅畝春秋哀十二年春用田賦朝服以縞朝服

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朝服當用賂越左哀二

十五井布縞生絹蓋僭宋王者之後季康子

季康子

如越得犬子適郢將娶公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犬宰而納賂焉乃止適郢

越犬子名得相親悅也季寔五梧詳孟武伯平陽思子貢

孫恐公因越討已故懼

詳子

康子卒

又哀二十七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孟獻子

聘周

左宣九

王使來徵聘孟獻子

加人一等

禮弓孟

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禪祭名大祥後加一月而禪縣樂縣也但縣之而不作比及也雖當御

謀不免

左宣十四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

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乎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乎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

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若其圖之。

賂楚請盟。

又成二楚

公說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師侵我師，獨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紵，皆

百人。公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盟于蜀。

執斲匠

人執鍼女工織

紵織絹布者。

言郤氏亡。

又成十三

晉侯使郤錡來

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

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

郤子無基，成十七年晉殺郤錡。

朝王爲介。

又公如京

師孟獻子從，上以爲介而重賄之。

過京師，因朝王。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賜之。

社稷臣

又襄

又成十六子叔聲伯曰：茂與行，父二

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

請城虎牢。

二會

于戚，謀郤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備鄭。知武子

曰：善。郤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

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郤。當將復於寡君

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

孟獻子

孟獻子

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冬，復會于  
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遂城虎牢。鄭  
人乃成。鄭久叛晉，謀討之。虎牢舊鄭邑，今屬晉。城  
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故為諸侯福。傳言苟營能用  
善相公稽首。武子曰：天子在而若辱稽首，寡君懼矣。  
孟獻子曰：以微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請屬鄆。  
將君是望，敢不稽首。言獻子能固事盟主。請屬鄆。  
又襄四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  
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  
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偏  
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鄆小  
國，近魯，欲得使屬鄆，如須句。顯與之比，使助魯出貢。  
賦明年，叔孫豹覲鄆太子于晉，以成屬鄆。既而與莒  
有怨，魯不能論。卜郊不從。又襄七年四月，三卜郊不  
救，復乞還之。論卜郊不從。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

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敢

蠶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寅夏正建用泰堇父又寅十諸侯伐偃陽國之孟氏

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邠人紇抉之以出門者

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楯左執之右

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

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燕而復

工者三主人辭焉乃邊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滅偃

陽師歸孟獻子以泰堇父爲右生泰丕茲事仲尼

堇父獻子家臣輦重步挽重車也邠人鬪臣晉語趙

紇孔子父狄虎彌魯人蒙覆也楹大楹鬪臣簡子曰

吾聞孟獻子有鬪臣知邠有災左襄十楚子囊鄭子

五人扞難之知邠有災耳侵我西鄙于耳侵

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說已甚周猶不堪

况鄭乎若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孟獻子是年盜殺子駟

國書卷九大夫部上孟獻子

子國又襄十一季武子作三軍孟氏使半

子耳為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

詳季武子又襄十三春公至晉孟獻子美其

室又襄十五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

### 孟莊子

毀之重勞且不敢問尤過責也問

非也傳言獻子有子兒且不隱其實

微齊侯左襄十六齊侯問邾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

子之子莊子速微斬楠又襄十八諸侯同伐齊范鞅

要也海陸魯要道斬楠門子雅門孟莊子斬其楠以

為公琴櫛盟向又襄二十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

木名音存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莒數伐

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

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

伐邾又邾人驟至以諸侯

莊子伐邾立羯反襄二十三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

以報之

點謂公鉏荀立羯請讎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

于戶側羯孟莊子之庶子孝伯也詳臧武仲

### 孟懿子

屬學禮也左昭七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

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

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僖僖子卒在昭二十四年說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詳孔子伐公徒又昭二

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弗許公使邠孫逆孟懿子叔

孫氏之司馬驪戾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

西書古人與味

卷九大夫節上孟莊子孟懿子

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郕伯殺之遂伐公徒

伐郕又昭二十七孟懿子陽虎代患陽虎又定六年季

獻鄭俘陽虎強使孟懿子報夫人之幣孟孫謂范獻

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

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備陽虎又定

使其人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八陽

虎欲去三桓已更孟氏冬十月壬辰將享季氏於蒲

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

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

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

林楚御桓子將如蒲圃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

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鳴築者圍

門陽虎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

氏戰陽氏敗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

孟孫懼不墮成又定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而歸之於是叔孫氏墮邾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此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伐邾春秋哀元師師伐邾按七年傳云季康子欲伐邾襲大夫子服景伯不欲而孟孫賢之且云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則伐邾似非懿子意自哀元年後經書何忌伐邾者三圍邾者一蓋政在季氏而懿子亦不敢違也懿子之不能爲有內亦可知矣懿子卒於哀十四年

### 孟武伯

不欲戰

左哀十一齊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師右師顏羽御邾洩爲右冉球帥左師管周父御樊

孟懿子孟武伯

遲爲右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劓  
後入以爲殿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那  
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成叛又哀十四  
駟之武伯名茲又名洩詳孟之反成叛孟孺子洩  
將圍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  
圍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  
子鞭之八月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於衛  
聽其弗許懼不歸十五年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  
克遂城榦成孟氏邑孟孫以成邑之民貧困執牛  
不養馬恐妨民孺子恨悲故鞭成有司之使執牛  
耳又哀十七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  
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  
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鄒衍之役吳  
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后黽武伯曰然則誰也執  
牛耳耳盟者鄒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宴五楮又  
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

二十五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楹郭重僕  
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楹武伯爲  
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殽也以魯國之密  
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  
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  
有惡惡言不臣之言欲使公盡極以觀之是食言  
多以激三桓三問不對也哀二十七公患三桓之侈  
之數失言也三問不對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  
公之發也故君臣多斷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衢  
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  
斷不對  
許哀公

### 孟敬子

居喪食食

禮記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  
君何食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

禮記檀弓卷九大夫事上孟武伯孟敬子

之不能居公食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若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敬子武伯之子名捷不能居公室言不能以臣禮事君

### 孟公綽

知崔子有大志

左襄二十五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大志謂志在弑君不寇不爲寇害也使民不嚴欲得民心也徒空也

### 孟之反

郊之戰

左哀十一年春齊爲郕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

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閒。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成三百人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旣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獲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

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  
確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  
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  
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  
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  
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  
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  
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  
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孺子孟懿子  
之子武伯務人公爲昭公子保者保守城者事充繇  
役煩重政賦稅多人齊軍冉求之師二陳齊大夫不  
狃魯士獲甲首冉求所得銳敏言欲戰能默口不言  
奔驅之言驅馬欲奔三人友莊子子桑扈孟子反子  
無殤不以童子葬也

三人友

莊子子桑扈孟子反子

許琴

張

# 叔孫武叔

圍郕

春秋定十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左初

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

立之

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

若爲

郕宰武叔旣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侯犯以

郕叛

武叔懿子圍郕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

克

叔孫謂郕工師駟赤曰郕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

之患

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

矣

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

不可

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

齊使

至駟赤與郕人爲之宣言於郕中曰侯犯將以

郕易

於齊齊人將遷郕民衆聘齊左定十武叔聘于

兗懼

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聘齊齊侯享之曰子

叔孫

若使郕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

故敢

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

叔孫武叔

社稷是以敢以家諫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墮郈又定十二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君十一齊師伐我及清季孫使冉有從於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拜吳賜又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詳冉有拜吳賜又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戰于艾陵將戰吳子呼武叔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敬無違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而事何也問其何職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也言拜者受之禮

子服景伯

救火

左哀三司鐸火災踰公宮桓僖災于服景伯至

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

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

給有不刑命則有常刑無對徵百牢又哀七公會吳

漱鬱攸火氣悛次也對徵百牢于節吳來徵百

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

魯不可以後宋且魯半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

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秦禮以大國懼傲邑故傲

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

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

天之數也今秦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

我乃魯伯曰吳將亾矣乘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

止伐邾又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

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夫所以保小仁也昔

子服景伯

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

不樂而山秋伐邾以邾子益來邾茅夷鴻請救于吳大國吳也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諫

盟吳又哀八吳爲邾故伐魯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

求焉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

秦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裨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

王子始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載載書也穆舍也魯人欲因盟而景伯爲質於吳又求吳王子交

質吳人不欲盟謂子貢又哀十二衛侯會吳于郟吳王子故遂兩止謂子貢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胡

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之舍以難之

子盍見犬宰乃請東

錦以行

詳于貢

### 黃池會免囚

又哀十三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吳有禮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遷及尹牖謂犬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犬宰謠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半邾三百乘如邾六百乘有職有職於

祭事也。吳人信齊語戒恭齊閭邱來盟景伯戒宰人鬼故以是恐之。曰：陷而入於恭，閭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太滿也。昔正考父較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邴爲首，其祚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今吾子之請官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爲？

### 卞莊子

刺兩虎春秋後語莊子性好勇，嘗刺虎。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鬪，則大者傷，小者囚。從傷而刺，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按魯大夫既沒而以

諡稱子者皆三桓世卿之家若邑大夫不以諡稱子且位卑亦無諡此下莊子疑卽孟莊子左傳載孟莊子好勇有微齊侯及圍齊斬樞事此謂齊欲伐魯忌莊子不敢過則正襄十六年孟孺子速欲微齊侯齊侯去之之事也其稱卞者豈孟氏塞三北韓詩外傳先食采於卞後改食采於成與事母無恙時三職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魯興師伐齊莊子請從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上之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焉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數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而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按孟莊子亦以孝稱此言魯伐齊卞子三獲甲首疑卽襄十六年孟孺子速微齊侯之事而云赴敵而死則傳者妄耳孟莊子善終非赴敵死如卞莊子爲輕生之勇

夫子當不爲  
子路稱之

公儀子

奉法循理

更記循吏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

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不受魚又客有遺相魚者相

利受大者不得取小不受魚不受客曰聞君嗜魚

何故不受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拔葵燔

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故不受也拔葵燔

機又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

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

貨乎漢書董仲舒引此云吾以圃喻治

己食祿又奪圃夫工女利乎以圃喻治

謂穆公曰君

知圃人之爲圃乎沃其壤平其畦通其風日疏其水

潦而施藝植焉窟隆乾溼各隨其物產之宜時而樹

之無有違也。蔬成而后擷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顛，已而溉，疏忘其顛，於是庖日充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兩入於官者，倍焉。君之圃，匱也已。臣竊爲君憂。閉心說苑魯君死，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門哉。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九

畢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九 公儀子